

義俠
小說

刺客談

甲午五月

如乙題

MS
I242.48



3 1773 3026 7

刺客談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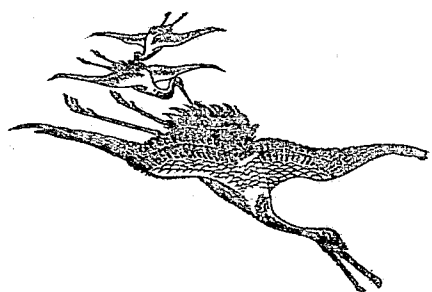
中國刺客之風。由來已久。荆軻之流。歷朝具有。或以個人之事之公義。事或見於傳紀。或載於小說。美其名曰俠客。佳其義士。實則一言以蔽之曰。刺客而已。近數十年。俄國虛無之主義。澎湃一時。大臣被刺。年有所聞。上自俄皇。下及臣僚。莫不惴惴焉。以虛無黨爲憂。然其行事之方針。勢力之廣大。與吾中國之所謂刺客者。迥然不同。近數年來。此風漸輸於吾國。行刺暴舉。屢見不鮮。其似虛無黨與否。吾不敢知。而謂其中國之刺客。則吾敢斷言。爰以所聞各事。編成小說。以博諸君子消遣之助。惟其事之有關於政治。與否。編者識淺。見陋。不敢妄加論斷。既爲小說。作小說觀可耳。

刺客談序

編者誌

365144

刺客談
序



題詞

亞東帝國病夫危。造出風雲亦大奇。莫說神州無俠士。施全白刃子房錐。
不殺奸雄不丈夫。拚教擲去好頭顱。此獠撲殺黃民福。可惜荆卿劍術疏。
莫說荆卿劍術疏。由來義烈與人殊。公仇不報非奇士。敢爲蒼生惜此軀。
甘爲政界犧牲薦。張氏遺蹤今不孤。一擊縱然惜不中。可能喚得國魂無。
一椎未碎秦皇魄。三擊終寒趙氏魂。願祝椎埋齊努力。演將壯劇續櫻門。
君權無上俠魂銷。荆叟芳蹤黯不豪。如此江山寥落甚。有人呼起大風潮。

丙午孟夏黃民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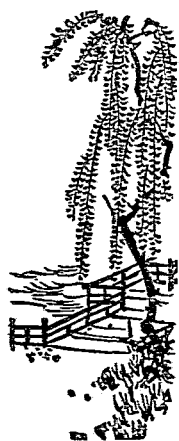
千年暴主仇游俠。俠風從茲不競血。濺白門（指張汝祥刺馬新貽事）身。
轅南服（指狙擊南巡獨夫事）留得幾分種。性飈寒草勁。忽金谷樓前遽。
來軻政彈雨無靈者。番權寄巨姦命。世事而今休問長安一片月。浮雲。

刺客談

二

遮。盡。博。浪。搵。椎。豐。城。埋。劍。孕。出。龍。蛇。奇。陣。舍。冤。莫。恨。看。天。外。飛。來。雷。霆。猛。
震。一。輻。坤。圖。化。工。五。色。暈。(調寄齊天樂)

丙午閏四月朔血刃拜題



校正刺客譚小說引言

吾友頑石著刺客譚小說。命余校正漏誤。余曰：此是近年實事。海上奇聞。以悲壯之筆。寫成敗之感。實情實理。有事有人。在下不但耳聞。皆曾眼見。更可喜。把區區也。拉上了排場。做了一個序事的腳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罵一回。那一斑看書的君子。怎曉得俺就是代表之人。右仿故明老贊禮說詞。引以爲序。時在丙午春三月十九日。卽西歷一千九百零六年四月十二號。

南營蠻子謹識

刺客談
目次

刺客談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說楔子痛罵文人 | 聽演說傷心故國 |
| 第二回 | 聞奇事游子歸來 | 遇故人詳談始末 |
| 第三回 | 割股救慈親英雄本色 | 練團護鄉里壯士生涯 |
| 第四回 | 滿腹牢騷狂歌玩世 | 一腔熱血急怒攻心 |
| 第五回 | 錦谷春懦夫債事 | 倫敦路壯士遭擒 |
| 第六回 | 事後餘聞牽連大眾 | 公堂定案獨罪一人 |

刺客談

新中國之廢物撰

南營蠻子評校

開口就說
殺賣國奴

是全書的
本旨

半開通輩
確有此理

第一回 說楔子痛罵文人 聽演說傷心故國
賣國奴！賣國奴！吾必殺之。

却說以上這幾句話。近年來幾乎變了一班志士的口頭禪。無人不知。無人不說。若然有人問他。你罵的是誰。你要殺的又是誰。他却張口結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大約他自己心中。也沒有知道罵的是誰。要殺的又是誰。不過覺得這幾句話是我們做志士所應說的。俗語說得好。『文人造反。三年不成。』這種人只有罵人的本領。那有殺人的膽量。所以鬧了幾年。也不會鬧出一件事來。大凡我們老大的讀書人。一中了文毒。就只會捏筆。不會拿刀。所以成大事業者。決非文人。鬧大亂子者。亦決非文人。但是現今的志士。



好一段活
歷史

那能殺得
完

如果真的
鬧得不了
只要請皇
上賞給他
一個舉人

却都是文人。身無纖芥之膽。手無縛雞之力。天生了。他只生得一張嘴。終日說暗殺。談革命。想哄動旁人。替他冒險。他自己却袖手旁觀。坐視成敗。你想。天下那有這種便宜的事。所以往往鬧得事未做成。受其害者。已不計其數。倘若禍事連累及他。即募化些銀錢。請律師辯護。否則即以一逃字了之。如有不顧利害的人。聽了他的高論。去受他的指揮。做他的傀儡。必鬧得家破人亡。傷身失命。他却旁觀自若。依然故我。所以人人都說志士可敬。我獨說志士可殺。就是那一班大人先生。也覺得這種人是不足為患。偶然見了這班志士。不過說他是個瘋漢。偶然聽了他們議論。不過說他是夢話。有那一個拿這班能說不能行的假志士。擺在心上。即如在下。也覺得這種人。實在可厭得很。不願再在老大國同這班人交接。所以竟於甲辰年的春間。避到歐洲游學去了。

却說在下到了歐洲。非止一日。這日偶然到市場上。去散步游玩。只見街衢清潔。警察森嚴。與我老大國竟有天淵之隔。正在感歡賞玩的時候。忽見有無數馬車停在一間大洋房門首。男男女女。絡繹而進。我就走去觀看。只見門外貼着一張白洋紙的條子。上書幾行英文是『今日下午一時至五時。請密克先生演說亞洲古國的故事。』我心中暗想亞洲何嘗有什麼古國呢。既然如此熱鬧。想必是好聽的。我何不也進去聽聽。看他說些什麼。一面走。一面就到買票處買了一張座位票。走進廳內。只見裡面坐的人。差不多擠滿了一屋子。我交了票子。隨即坐下。但聽得堂內的人。都在那裡唧唧喳喳的說。這密克的演說。如何佳妙。不到五分鐘時候。來的人較前愈多。忽聽得大自鳴鐘打了一下。只見一個中年英人。走上演臺。會中執事。搖鈴宣佈。登時滿堂寂靜。闐然無聲。只見那先生從容不迫的說道。

耳恭聽了

國困民窮

那有不湮

沒的理

妓女倒貼

花叢之常

事不料黃

豕生亦有

諸君。我今日所說的。是古國故事。這古國在什麼地方。我知諸君必不明白。原來這古國是在亞洲之東。開化最早。進步獨遲。如今他的名詞。已是湮沒無聞。所以諸君便不知道。在下從一個賣舊書的人手中。得了這一本古國史。鄙人不敢自秘。所以今日特來演說。但是這古國歷史。事跡甚多。時代很長。斷非一日可以講完。我知諸君必不能每日抽暇到此。所以今日先講他史裡的一段故事。

却說距今千年前。這古國中有一個伯爵。他的名字叫黃豕生。（譯音）諸君知道他的功名。是如何得來的呢。說來真是可笑。這伯爵幼時。性喜冶游。常到妓院中去嫖。有一天遇着一個妓女。不知如何看中了他。就勸他做官。他說我無錢捐官。這妓女就借給他五千銀子。那知他拿了這個銀子。不但不能捐官。竟大嫖大賭起來。不上半年。五千銀子。化得精光。又空手去見這個妓

此種奇遇

費眼淚當

報消賬已

成爲一種

習慣

得了一個

裙帶的保

結

伯爵交還
百姓倒運
妓女化了
許多銀子
亦不失所
望

女妓女問他：你捐了一個什麼官？他却只是哭。一句話也回答不出。再三問他。他方說：潦完了。那妓女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卻又無可如何。本想將他驅逐出門。從此不理。後來一想：我既然化了這許多銀子。好人落得做到底。如要再給他銀子。難免他又去嫖賭。於是寫了一封信給他。叫他去投奔自己的姊姊。這妓女的姊夫。在那裡做提督。其時正值古國有亂。重用武臣。這位提督帶了三四萬人。好不威赫。黃豕生沒奈何。只得懷了信。辭別了妓女。投奔這位提督。一路風霜辛苦。自不必說。既到了那裡。見了提督。他就竭力奉承。這拍馬屁本來是他天然的能力。所以那提督竟非常歡愛。當即撥了三千人。令他統帶後營。也是這伯爵官連亨通。接連打了三十六個勝仗。就此飛黃騰達。做到伯爵之職。管理曠西（譯音）的地方。接了那個妓女。做了夫人。當時適值曠西匪亂。頻傳警報。草木皆兵。又是連年饑饉。民不聊生。這

此等樂境
我亦生羨

做民賊的
真相
防備遇到

位伯爵。却仍如沒事人一般。終日在衙門裡。同他那位夫人。逍遙取樂。有時高興起來。同幕友們博奕看花。賦詩飲酒。享受人間清福。所有公事。一概不聞不問。憑他外邊告急的文書。似雪片般的下來。他只以爲那土匪擄掠的。是百姓的資財。不是我黃豕生的家產。姦淫的是民間婦女。不是我黃豕生的妻妾。燒燬的是百姓房屋。不是我黃豕生的衙署。只要土匪一天不打進。曠西城一天不干我事。即使那土匪打了進來。我有兩只腿。可以逃的。怕他做什麼。他打定了這個主意。所以竟裝聾做啞。充耳不聞。又怕上頭知道了。詰責下來。他就預先出了肅清封奏。藉此想得個異常勞績。不料那個匪勢。竟漸漸猖獗起來。蔓延全省。官軍屢次打了敗仗。看光景他自己所住的省城。也有不保之勢。列位你想他身膺封疆重任。萬一曠西失守。他如何跑得掉。即使逃得性命。那家眷資財。如何運得出。那時候纔真要應了他自己所

走狗賣五
十兩銀子
一隻與西
人獵狗之
價不相上
下矣

狗鬚兩字
用得真好

說的話。擄他的家產。奸他的姬妾。燒他的衙署了。你想這位伯爵。到了這個時候。如何不要着急。左思右想。總想不出一條妙計。弄得來坐立不安。飲食無味。以前那些豪興。都丟到東洋大海去了。終日同幕友們在公事房內商議軍機大事。你想這一班拍馬屁。騙飯吃的幕友。平日只知道脅肩諂笑。獻媚工讒。那高一等的。亦不過拿五十兩銀子。一月的薪水。盡他做走狗的責任。再高一等的。只知道飲酒賦詩。陶情取樂。擺他做師爺的架子。如今忽然要同他們商量軍國大事。不是要他們的命麼。接連商量了幾天。只是你推我說。我推你講。不但沒有想出什麼妙計。竟連一句著實的話。也沒有人肯說。只急得這位伯爵。終日撚着幾根狗鬚。長吁短歎。就是見了他的那位夫人。也不似往日那樣高興。這一天方從公事房回到內室。心裏正在不高興的時候。眼睛望著天。只是呆看。夫人不知問了一句什麼話。他却愛理不理。

夫人是伯爵的資本家豈敢待慢

妓女的腔調太太的氣派二太的便化成一種酸質

此種境界不知密克先生當時如何想出

刺客談

八

的樣子說道幹嗎我不知道你不要來問我這個夫人向來是在這位伯爵跟前大模大樣慣了的大凡夫人說屁是香的他也不敢說臭夫人說馬是飛的他也不敢說走何曾碰這種釘子當着婢僕婦女們都是跟前抹了這一鼻子的灰臉上如何下得來不由得不老羞變怒登時反臉冷笑道我也知道的這幾天又不知跟那個了頭小子偷上了拿我也不瞧在眼裡了吃飯忘記種田人你伯爵現在是功名就用不著咱們這種老婆子了我快一點兒滾蛋罷何苦在這兒做你們的眼中釘呢說是嗚嗚咽咽痛哭起來直哭得天愁地慘好不傷心這位伯爵先前見夫人惱了已慌的了不得如今又見夫人哭了只急得他搔耳撓腮無法可想只得左陪一個不是右陪一個不是好不容易纔把夫人勸住了哭趕忙叫了頭絞手巾給夫人擦臉夫人纔收了眼淚問道你幹嗎跟我這個樣子鬧呢伯爵見夫人氣已平了話

來真欽佩
無量矣

難道此時
還算不得
大恩人嗎
伯爵亦太
無良心矣
買辦是誰
伯爵夫人
如何認識

也軟了。心中一塊石頭。方纔落地。一面趕着陪笑。一面就將土匪橫行。官軍失機。自己同幕友們商量。不出法子的話。詳細告訴了一遍。夫人聽了。鼻子管裡哼了一聲。說道。你何不早同我商量呢。我倒有個主意在這兒。不知用得用不得。伯爵聽了。夫人有了主意。登時喜得笑逐顏開。忙問道。夫人。你有什么主意。咱們何不大家商酌商酌呢。或者能够想個法子。退了這班土匪。那時不但我們資財性命都可保全。并且可望陞官。又拉著鬍子笑道。夫人。那個時候。你纔是我的大恩人。哩。夫人道。你先不要高興。讓我細細的說給你聽。看行得行不得。伯爵就催他快說。夫人先從了頭手裡接了煙袋的嘴子。吸了幾口。這纔慢慢的說道。你往天不是常說外國人的鎗砲。是狠利害的嗎。我從前在家的時候。認得一個洋行的買辦。他也常對我說。那外國人的鎗砲。是怎樣利害。什麼前鎗鎗。後鎗鎗。又是什麼克虜伯砲。許多名目。我

有何交接
閱者請閉
目一猜

寶國奴的
供詞

諺云蚌將
軍那曉得
還有蚌軍
師呢

也記不清楚。據他說這種東西。竟是有。一千。死一千。有一萬。死一萬。他曾經拿一枝來給我瞧過。不過七寸多長。當中有同蓮蓬這麼一件東西。據說名叫手鎗。他還說笑話。要打死我。把我唬得要命。我想這個外國人的鎗砲。既是這樣利害。咱們何不去找他來幫咱們打土匪呢。怕不是一打就完。那時候大功告成。亂也平了。官也陞了。咱們不過化了幾萬銀子。酬他們的勞。你說我這個主意。對不對呢。伯爵聽了夫人一席話。直喜得手舞足蹈。道說。夫人。你這個主意真不錯。現在除了這個法子。也沒有什麼旁的計策。不過找了外國人來。恰不是化幾萬銀子。可以了的。橫豎不過是皇上家的土地。晦氣。百姓們的資財。倒運與我什麼相。干說着。將那大手。拇指豎了一豎。說道。夫人。你真是女軍師。比誰的計策都強。夫人戴了這頂高帽子。却也歡喜的了不得。當時就催他快到外面去商量趕辦。他就急急的跑到公事房內。請

描寫得真有味

俗語說得好狗堆裡
不出麒麟

走狗做軍師
可名之曰狗頭軍師

了幾個師爺們商量。就將這個主意告訴衆人。衆人聽了。雖知道這事不妥。却也不敢哼半個不字。都啞啞連聲點頭稱是。他却又問請那一國的人來方好。這却又又是難題目了。當時衆人又用着老法子。你看我。我看你。一聲兒也不言語。弄得還位伯爵也焦躁起來了。說道你們怎麼不說呀。當即就有一個通達洋務的文案師爺。說道。晚生常聽得人說這曠西是西國勢力圈。所有之地。依晚生愚見。今日還是請西國人爲是。因爲這個曠西既是他的地方。他必然盡力幫我們打這土匪等。到事平之後。我們拚把這曠西的利權一概送給他。酬他的勞。他必然感激我們。到二十四分那時。伯爵也可以仗他的勢力。陞官發財。凡事不致受虧。況且曠西的利權遲早總是要送給他的。不如趁個時候做個人情。一舉兩得。伯爵以爲何如。伯爵聽了這一番議論。真是句句是至理名言。無一字可以駁斥的。不覺大加稱賞道。老兄的

真描摸得
出弱國人聽
者

高見實在不錯。真是國家棟樑之材。將來大功告成。兄弟必將老兄竭力保薦一番。現在朝廷正是求賢若渴的時候。如老兄這種宏才卓識。豈可久居下位的麼。那文案師爺聽了這番獎許。不覺受寵若驚。一時不知如何對答方好。臉上得意之色。自不必說。伯爵當時就吩咐繙譯師爺。備照會給西領事求助。列位想這競爭世界。有幾個勢力強盛一點的。都是有孔即鑽。其欲逐逐的時候。平時沒有事的時候。他尚且要尋點事來開鬧。情願擲了國人的生命。去換那後來的權利。況今日有這個好機會。雙手送上來。豈有不受的理。當即一諾無辭。不過說事成之後。要贖西全省的礦產酬勞。你想這贖西礦產。也不是伯爵的家產。他如何不肯。當即滿口應允。他以為這樣一做。那土匪必然滅絕。功名一定保住。快活到二十四分。不料樂極生悲。當時他做了這件事。就有人傳佈出去。鬧得贖西全省的人都驚慌失措。上書爭辯。

平空跳出
一個無名
之英雄爲
國人除害
快極快極

當敬當敬
可耻可耻
更可殺

一日遞進去的信。差不多有幾十封。他却總是不理。那時衆人於驚懼之中。又添了幾分憤怒。都說我們必要想法子趕走伯爵。於是就有人去運動政府。也有人去運動言官。却是總不見效。衆人正是無可如何的時候。却激怒了一位英雄。有一天等他出來的時候。竟上前將他刺死。自己也就一刀殺死。當時轟動了合省的人。都趕來看。却沒有一人知道這刺客的名姓。古國國家也無可如何。只得一面命人密拿同黨。一面派人接伯爵之職。那後來的官。因爲有鑒於伯爵的橫死。只得與西國磋商。將前約廢去。自平匪亂。古國從此也就漸漸強盛起來。這位英雄。情願犧牲一身。爲國民求幸福。而且埋沒姓名。不求人知。諸君。你說。可敬不可敬呢。世界上那一種寡廉鮮恥。只知道說空話。求名譽的人。你說。可耻不可耻呢。

這密克演說的時候。神情語言。或激烈。或平和。臺下聽的人。都被他感動。他

誰說我中
國沒有刺
客你慢慢
的聽

原來一封
奇信

說完了。衆人拍手的聲。震動四壁。不一會。都闐然而散。一路說說笑笑的。無非是稱贊這密克的演說。羨慕那英雄的義勇。惟有在下。卻是非常感慨。暗想這密克所說的古國。究竟不知有無。這古國的情形。又與現在我們的老大國差不多。我們老大國如伯爵這種貪官污吏也就不少。何以古國有這種英雄。我老大國竟沒有這種豪傑呢。又想到密克方纔所說寡廉鮮恥的一段話。又正是我老大國人的小影。我就不知不覺。自己慚愧起來。一時心中忽起忽落。忽感忽恨。沒精打彩的。走回寓所。脫去大衣。正要坐下歇息。忽見一個至好朋友。鍾國仁。氣喘吁吁的。跑了近來。手裡拿了一個白邊信封。說道奇事！奇事！不覺把我唬了一跳。列位要知是何奇事。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二回 聞奇事游子歸來 遇故人詳談始末

真是奇聞

以後密克
不但不敢
笑并且要
代敬慕呢

却說上回講到在下從演說場回來。正要坐下歇息。忽見鍾國仁跑來。連說奇事。不覺把我吃了一驚。當時我就急忙問道。究竟是什麼奇事。你快一點兒講。他却跑得上氣接不着下氣。一時說不出話來。就將手中所拿的信封遞給我道。你自己看罷。我當下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個電報。再仔細一看。見是由老大國香海打來的。我正因許久沒有接到國內的信。不知近日情形如何。今日忽然得了這個電報。心中不覺一喜。既而一想。香海有什麼要事。打電報來呢。又不覺一驚。當下就急急的將電紙抽出來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昨晚有人行刺節度使汪秋於錦谷春。未中被拿。

我看完了這幾句。不覺驚喜交集。暗想從此以後。密克不能再笑我老大國人了。鍾國仁就問道。你看完了麼。我道。看完了。鍾國仁道。你知道這刺客是

誰呢。倒底幹嗎要刺這汪秋呢。我道你的話真奇極了。我同你同在這裏。你既然不知道。我又怎麼能曉得呢。他被我一說。也不覺笑了。說我真是糊塗。我不知道什麼緣故。自從接了這個電報以後。神情恍惚得狠。心裡又不像喜。又不像愁。我說。我現在也是這樣呢。咱們何不猜一猜。這刺客究是何人。鍾國仁道。我猜不着。我想咱們這班朋友裡面。沒有這樣一個人。大約再有三禮拜。該有信到了。那時候自然明白。我道就是明白。也不詳細。況且如要叫我在這悶葫蘆裡面過三個禮拜。那不是要了我的命麼。所以我想趁此機會。回國去一躺。鍾國仁也竭力贊成。於是我就順手在桌上拿了一張新聞紙翻開一看。見當晚兩句鐘正有一隻公司船開往老國香海。我就趕忙收拾了行李。吃了晚餐。辭別了寓主人。徑往公司船中買票。占了鋪位。同國仁兩人細談衷曲。看時計已是一句鐘。離開船的時候不遠。我就催國仁

全書的要
旨從睡夢
中寫出尤
奇

上岸。國仁握手告別。說了一聲，一到香海。就寫信來。這纔匆匆而去。我看國仁走後。覺得身子疲倦。就往舖上一躺。不一會。竟昏昏睡去。忽覺着恍惚到了香海。在錦谷春。只見一個壯士。手執短鎗。對準了一個白鬚老者開放。却是那鎗並沒有響聲。也並沒有彈子飛出。正在詫異。已見這壯士被人拿住。那時候看的人。何止千萬。一片嘈雜的聲浪。如同千軍萬馬一般。又聽得嗚嗚一聲。我不覺噤然驚醒。張眼看時。何曾有什麼錦谷春。又何曾有什麼壯士。還不是睡在舖上。那船却是已經開足了機關。在太平洋中。沖風激浪的行駛。那波浪的聲音。却與方纔夢中聽得的聲浪差不多。我不覺暗暗好笑。就從復睡下。直至次早起來。到甲板上閒跳遠望。看那一輪赤日。方從地平綫中慢慢升起。那船駛得如飛一般。浪花激得有四五尺高。我心中好不爽快。就只是記念國內的刺客。那都不必說起。在路非止一日。這一天早晨起

分明是病
國的病船

無意之中
來得湊巧

密克之演
說夢冲軍
之談話二
則遙遙相
對我又恭
洗耳恭聽
了

來。聽得船上人說到了香海口外了。我就又到甲板上閒望。只見愁雲慘慘。白霧茫茫。却有四五隻破爛的兵船。停在江心。那一派愁慘景象。回想那太平洋的風景。就不能不令人感慨起來。不一會。輪船抵了公司碼頭。我僱了一輛街車。一直車到巴黎路一個朋友家裏。朋友却不在家。我安置了行李。就到馬路上去閒逛。想尋一個人。問問這刺客的事。不料迎面遇着舊友夢冲軍。久別乍逢。欣喜自不必說的。略寒暄了幾句。我就問道。你可曉得錦谷春刺客的事麼。他說。這是人人知道的。我如何不曉得。不過我却比旁人更曉得詳細些。我就央他告訴我。他說這事源委甚長。豈是站在街中可以講完呢。我就請他到了寓所。他這纔詳細的說道。（以下都是夢冲軍之言）這刺客姓范。名叫樸安。我如今先說他的家世。却說晏徽省獨瘦縣中。有個范家村。這村庄裡面。都是姓范的一家。聚族而

居。男耕女織。素無敗類子弟。還有那些經商的。務農的。讀書的。却也都是安分守己。經營事業。沒有一個貪吃懶做的。就是那些女人。也都是經理家事。教養兒女。沒有一個妖淫怪賤的。你要知道何以這個村庄的風俗如是之好。以爲必定是在下言過其實。這却不然。列位要知道我老大國的家族制度。是最好的。一族有一族之長。一家有一家之長。只要這個族長。守正不污。那族中的一班子弟。自然也要循規蹈矩。不敢妄爲。這范家村相傳距七十年前。有個族長。是個學士。族中都叫老太爺的。這老太爺從小就講性理之學。真有個非禮不言。非禮不動的光景。并且性喜施捨。凡是族中有窮的孤兒寡婦。他必自己拿出錢來週給他。有年輕放蕩的子弟。他必告誡斥責。逼他去做事。自己却也省吃儉用。爲一族的表率。族長如此。所以合族的人。莫不被他感化。他自從做了學士之後。也就無心上進。回到家中。閉門課子。他

有一個公子。十八歲上就在大學堂卒了業。也授了學士之職。他本也無意于功名。不料這位老太爺却大不以爲善。說道。大凡一個人。既然生在世。上就要做一番事業。我是年紀老了。不中用的了。所以無心上進。像你這個樣子。正是年富力強。極應該出去做事的時候。豈可也學我老頭子的樣子。正路功名。既不能得。就可以由異路功名出去。其時適值捐例大開。老太爺就將自己的一點微薄家產。變賣了二千多銀子。替兒子捐了一個博士之職。立逼着去候補。他只得叩別父親。帶了趙氏夫人。一同前去。不料不上一年。老太爺忽然歸天。他聞得這信。痛哭一場。匍匐奔喪。星夜的趕回原籍。到得家中。老太爺的靈柩已經停在堂前。他撫棺大慟。傷心自不必說。當時就有許多族人。走過來陪哭了一場。又有許多親眷。上來弔慰。他又謝了衆人代爲收殮之德。一切煩文。都不絮敘。自此以後。他就在家守制。三年服滿。起覆

正人君子
那曉得拍
馬屁的規
矩
英雄出世

傷心之語
千古不磨

苦苦憐憐
的遺囑他
母子們聽
了那得不
慟呢

到省。依然做他的候補官兒。奈他生性方正。不善逢迎。所以候補了幾年。竟沒有得着一個差使。幸虧不上一年。趙夫人有了身孕。次年生下一位公子。生得眉清目秀。夫妻二人。好不歡喜。就取名樸安。號尙武。這位公子到了五歲上。就識了幾千字。六歲上入學讀書。聰敏非常。到得八九歲時。書已讀了不少。不料到得十歲上。這位范老爺。竟一病不起。這一日。將要斷氣的時候。執了樸安的手。說道。爲人在世。湏要轟轟烈烈的做些事業。不可像我這樣。湮沒一世。困頓終身。停一會兒。又說道。做官的人。大半都是可殺的。你將來能够握大權。殺盡這班貪官污吏。果然是好。否則亦要做個俠客。義士。殺他幾個。消我一生不平之氣兒。……呀。爲民除害。是古來最體面之事。你湏記着呢。樸安聽了。一面答應。一面已哭得不成樣子。趙氏夫人亦哭得死去活來。范老爺說完了這幾句話。雙眼往上一番。魂歸極樂世界去了。樸安母

世情可怕

妻賢子孝
分明是積
善之家

刺客談

二十二

子二人。不覺大哭一場。這位范老爺候補了十多年。已候得精窮赤貧。那些同僚平日都是勢利鬼。只揀那有勢力的巴結。何曾有一人同這黑候補來往。何況如今又死了。更是沒有一人枉顧他母子二人。素有獨立性質的。又不願做那求人的勾當。當下就將所有的衣服首飾。一概賣的賣。當的當。湊了些錢。把范老爺收殮停當。餘多的錢。就盤柩回鄉。辦理安葬等事。從此母子二人。在家閑居。不上幾月。就弄得吃盡典空。苦的了不得。幸虧這位范太太。是個讀書明理的女子。雖然苦到極處。仍是毫無怨恨。并且不願受親友們幫助。終日裡織些布。做些手工。賣了過日子。晚上就叫樸安讀書。如是非止一日。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道來。

第三回 割股救慈親英雄本色 練團護鄉里壯士生涯

話說范樸安到了十四五歲。就知道自己的家境。是萬不能讀書的。況且讀

大凡明白
事理的人
決不爲人
所籠絡

掛招牌做
醫生的是
騙子
登廣告賣
假藥的是
拐子

書這件事。也沒有什麼道理。講到高官厚爵。那是國家藉此籠絡人的。但是通算起來。讀書人倒底得意的少。困難的多。所以這件事。亦是要碰運氣的。暗想現在家境如是。況且年紀漸漸長大。莫非再要母親養活我不成。終日費了有限的精神。去做那毫無把握的事。自己亦對不住父母。所以立志拋棄書本。去做切近容易賺錢的事。先去學醫生。學了沒有幾天。他又覺得這種事。更加廣闊。竟是一無邊際的。始知道那種掛招牌行醫的。都是一無本領。胡鬧瞎撞。拿了人家的性命去騙錢。若真講到實在。在大國沒有這門專科。靠自己。去學非二三十年不可。你想他是爲貧求事的。如何奈得這樣久。若也同旁人一樣。瞎鬧胡撞。他又不肯。所以學了幾天。又不學了。沒有法子。只得去學商賈。到了晚上。餘閑的工夫。就拚命讀書。每夜要讀到四更。方始就寢。後來被先生知道了。怕他勞動過甚。釀出病來。就把他的燈吹滅。不許

孝感動天
或有此理
孝子賢臣
誰敢不敬

他讀。他却將燈藏在被內。自己悄悄兒的偷了讀。照樣的做了三年。商業已學成功了。學問也有進境了。不料一日他母親忽然生起病來。竟日漸沉重。醫藥罔效。據醫生說。已是不中用的了。這范樸安本是孝子。聽醫生說他母親的病。不能挽回。他就哭的了不得。急得沒有法子。他就跪在庭中。對天禱告一番。把自己左臂上的股肉。割了下來。用淨水煎好。給他母親吃。說也奇怪。那范老太太。是從吃了他兒子的股肉湯。就漸漸的痊愈了。從此鄉村裡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沒有一個不知。都說道。范家有個兒子。是個了不得的一傳十。十傳百。范樸安的名譽。就漸漸大起來了。其時適值獨瘦人龍渠在晏省練兵。聽人說同鄉中有個范樸安。如何賢孝。他就立即請到香海辦官銀號事。列位要知這個官銀號的老總。是個最好的缺。旁人一得了這個事。就要坐馬車。吃花酒。叉麻雀。橫豎用的是銀號裡的錢。列位不信。何妨去

到處爲地
方求公益
真是英雄

處處爲民
間歡愛可
見其辦事
明正

打聽打聽。那一個銀號的老總。不是這樣闊的。只有這位范樸安先生。他却與人不同。雖然得了這種好事。他仍是布衣淡飯。還他生意人的本色。東家因此也愈信用他。適值晏徽要開辦鐵路。龍渠舉他做個協辦。一面他就捐了一個知縣候補。他在晏徽省城十多年。也學他祖老太爺的樣子。拿衣藥施捨貧民。百姓說起范老爺。沒一個不感激他的。後來土匪鬧事。他避亂回到獨瘦。倡辦團練。依兵法部勒。又幫着龍家開墾荒地。龍家因此大富。後來傳到曠冬的大吏也知道了。就請他到曠冬委他做鹽局的總辦。做了不到兩月。又到壽川。在壽川也辦了一個鹽局。他到局後。把所有的陋規。一概裁去。百姓果然感激的了不得。但是他這樣一做。却把同僚的飯碗都打破了。莫不恨他入骨。他纔知道做官。是不能不要錢的。但是要錢。實在自己問心不過。所以決計丟了官不做。走的時候。那送的百姓。何止千萬。都說可惜一

如此好官
無端去了
誰不應送
誰不應惜
樸安若忘
却了他父
親的遺囑
就不能稱
他孝子了
不愧拳匪
門生
那曉得不
是下手處
一幅淒涼
的圖宜

個好官又走了。他棄官之後，就帶了家眷，各處閑游，交接些英雄豪傑，預備將來有事的時候，可以乘機而起。後來他的宗旨，漸漸由平和變了激烈，看些俄國虛無黨的書，又想起他父親臨終所說的話，他就想做一樁暗殺的事。完了自己的心願，只是沒有機會。不料到了甲辰年，國家派了鋼毒南下，那鋼毒手下的人，不但不能體貼朝廷聖意，并亦不顧鋼毒的名譽，竟到處搜括資財，騷擾百姓，鬧得天怒人怨。凡是鋼毒所到的地方，就同遭亂一樣。范樸安想道：這是時候了。于是就約了幾個同黨，想在半路上將鋼毒刺死。不料竟無機可乘。不但事未做成，性命倒幾乎送掉。幸虧見機得早，預先逃避。總算未曾被他們拿住。這范樸安就帶了家眷，乘了輪船，一直到香海來了。

第四回 滿腹牢騷狂歌玩世 一腔熱血急怒攻心

却說范樸安有一晚在船上，覺着好生煩悶，遂帶了長公子，全到艙面上游

朗朗一曲
何等悲傷

心事不堪
告人

不看報紙
就不明世
事不明世
事之輩與
死人無異

游玩。其時正是九月廿二。半灣明月。普照江心。樸安看了。頓覺神清氣爽。再看那浩浩良江。望無邊際。追想前事。不覺悵惘起來。遂慷慨而歌道。

月皎皎兮天清。露泠泠兮風冷。拔劍飛舞兮。若波浪之翻騰。悲歌慷慨兮。激天際之風雲。嗟壯懷之不遂兮。歎黃帝之無靈。吁嗟乎黃帝無靈。

一面歌吟。那眼淚不知不覺的。如潮似湧的下來。公子見父親如此。亦不覺含了一眶眼淚。說道。爹爹。咱們進去罷。樸安無奈。只得帶了公子。進去睡下。一宿無話。

次日到了香海。將家眷暫住在紐約路。金安棧中。自己就在多福坊一個朋友家裡住下。把舖蓋整好。就急急往外跑。你道他去做什麼。原來他這幾天。因爲在路上沒有報看。外面的事。一些也未會知道。所以急急跑出去。買新聞紙來看。買了幾張當日的報。也等不及回家再看。就在路上一頭走。一頭

全國的路
礦就算是
官場的搖
錢樹了

看。只見上面載的。多是奧林鐵路的事。列位要知道我們老大國人。數年以前。大家如睡在鼓中一般。不知不覺的。過些懵懂日子。所有國內的事。任憑一班做官的處置。所以這班大人先生。拿這些鐵路礦產。賣給了外國人。也是冥然罔覺。偶然有一兩個稍有知識之人。大聲疾呼。痛哭流涕的告訴衆人。旁人反要說他是發痴笑。他是馱子。以爲這種國家大事。豈是你所能管的。弄得來這班做官的。胆量愈弄愈大。竟拿了這賣路礦的事。爲發財的捷徑。你想。只要他答應一句。登時就可以有幾十萬幾百萬的進賬。這種好買賣。誰不想做。所以賣路礦的人。一日多似一日。近數年來。國人的知識也漸漸開通了。事理也漸漸明白了。知道這個路礦二事。是國人的生命所關。若然賣給了外國人。將來必然生機滅絕。因此大家就漸漸注意起來。不但以後不肯再任做官的私賣。并且要把以前賣出去的。也要爭回。所以奧林鐵

鎖字用得
妙
願聞

路。大家爭着要廢約。鬧得沸反盈天。香海的一班志士。都如發狂一樣。這時候大約稍明事理的。都留心着這件事。何況范樸安是個最肯留心時事的。見了這種事。那有不關心的嗎。當下就細細的逐條看去。一面看。一面暗想。我老大人現在竟有如此的國體。有如此的踴躍進步。也算快的了。大約不至再有滅亡之禍。二三十年後。怕不是又是一個日本。心中不覺暗喜。再看另外一張。只見上面載着一行大字道。奧林鐵路代表人汪秋。我知你看這裡。必要問道。那個汪秋是個什麼人呢。原來這汪秋。就是以前的曠北節度使。是已經奉旨革職的了。我知你必又要問道。他既然革了職。如何現在又鑽了出來。這不是我撒謊麼。你要知道。這件事是人人知道的。並不是我捏造出來哄騙你的。如果你要知道其中原委。讓我慢慢的敘述一遍。原來那汪秋自從丟官以後。就回原籍。終日閉門不出。在家裡這些安閑日

子。俗語說得好。無官一身輕。他此時倒覺着比曠北有趣些。這也見異思遷。人情之常。不足爲怪的。奈他是在熱鬧場中混慣的。又是功名心極重的人。在家裡閑居了幾個月。冷冷清清。好不乏味。就漸漸的懊惱起來。列位。知道大凡一個人做到大官。那個闊法。真是一言難盡。僕從數百。僚屬數千。都不要說起單。是每日趨奉的人。要見幾多。每日趨奉的話。要聽幾多。一個號令出去。誰能說半個不字。人生到了這個地步。如何不樂。所以一個做官的人。到了晚年。就不肯罷職。到了七八十歲。還是要拼命去做官。情願被旁人罵。老牛老賊。因爲一棄了官。就沒有這種樂趣。既沒有這種樂趣。就以娛其晚景況。且他若一棄了官。就一點權力都沒有。一個趨奉的鬼也沒有。何況汪秋是個革職還鄉的情形。自然更加冷淡。你想他一個熱心功名的人。如何處得慣這個境遇。譬如一個時髦倖人。忽然背了時。弄得來門前冷落。

笑罵不差
是做官秘
訣

譬得真好

從第二個
鑽字裡竟
鑽了出來

講公理怕
送了老命
講私見幾
乎送了狗
命

車馬稀。自然也不能耐這個清冷的景況。必要千方百計。想法子去重做生意。恢復前業。當時這位汪秋。所以也只是想開復原官。重復出山。好容易得着了這個奧林鐵路的机会。他就竭力鑽謀。運動了幾個同鄉紳士。就公舉他做了代表人。他好不高興。即日就趕到香海。先前倒也着實講公理。順人情。想廢去舊約。爭回自辦。後來自己一想。說道我這個主意打錯了。我本是想開復原官。來辦這事的。我若認真一辦。第一就得罪了立原約的袁大臣。第二就得罪外國人。那時候。我想開復原官。真是做夢怕連這條老命都要斷送。不如我也合了他們一黨。這兩邊必然都感激我。我的官就不愁不開復。我的命就不怕不保住。所以他竟毅然決然改變方針。不料被報館中探聽着了。就將他鬼謀宣佈了出來。所以拿他的大名用大字刻出來。這都暫且不說。且說當時范樸安看了這二個字。心中已是老大的不高興。暗想老

原來得功
名的多是
把別人性
命換來的

聲容活現

大國有聲望的人甚多。如何用他來做代表。再耐性看下。只見上寫着是近與袁大臣同謀。亦主不廢之說。他一看完了這幾句。直氣得他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恨不得立刻將那汪秋殺死。只得咬牙切齒的恨道。汪秋阿汪秋。我們老大國人。同你究竟什麼仇恨。你始則聯獅賣國。繼又勾結菩薩人。現在又要將這奧林鐵路。贈送外人。你真要將老大國人葬送盡了。你心中纔舒服。不成。你只知道要你保全自己的爛功名。却不管國人的活性命。我不知道你這人的心肝。是怎樣的。有一天犯在我手內。總要將你的心肝破出來。看看。方出我心頭之氣。一面想。一面走。一個人自言自語。如同發癡一樣。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額上汗如雨下。心上如火燒一樣。儼然是個醉漢。不知不覺。就走錯了路。經過蘇格蘭路。見有一個牆門。門前停了四五輛馬車。上面貼着一張紅紙條子。是辦理奧林鐵路。前壙北節度使汪公館。

這一想很
有見識

非怕死自
已但恐不
能死冤家

冤家碰着對頭。這范樸安正在想他的事。就走到他家門口。列位想想看。這時候范樸安心裏該怎麼難過。當時他看見了這幾個字。陡然覺得如雷轟電掣一般。熱血空湧。神經散亂。就想闖進去。把他殺了。既而一想不妙。他在家裏。僕從如雲。我這裡就是孤身一人。如何敵得他過。況且我也不認得他。知道誰是汪秋。又是手無寸鐵。如何能够殺人。這不是白白的去送死麼。死呢。我是不怕的。不過死而無益。那就死得無謂了。想停妥了。遂返身而走。想回多福坊。臨走的時候。還是眼望着汪公館。咬牙切齒的恨。沿路遇着馬車。他就留心細看。如見當中坐着的。是個白鬚老者。他就以爲是汪秋。必要怒目而視。暗暗痛罵。列位想這范樸安激烈到這個樣子。如何不要鬧事呢。

第五回 錦谷春懦夫債事 倫敦路壯士遭擒

却說范樸安想回多福坊。一路心中的忿恨。自不必說。走到一個地方。只見

上面掛着一塊直匾。上寫知新學堂四字。他想我何不進去看看呢。當即走到門房中。說明來意。門役領了進去。其時校長適不在校。遂由一個校長的的朋友出來接應。彼此問了姓名。樸安方知這人姓婁號叫博古。是個時事警聞的主筆。這婁博古帶了他到各課堂中看了一遍。只見這班學生。一個個都是雄糾糾。氣昂昂。儼然有以軍國民自認的氣象。他見了。不勝敬服。遂同婁博古回到客所。彼此談論。甚爲投機。到後來漸漸談到奧林鐵路之事。這位范先生竟敲檯拍桌起來。忿激情形。現于眉宇。其時已是四點鐘。學生均已散課。聽得這個聲音。都跑過來看。見這位范先生。正在那裡議論風生。紅筋爆起。這班學生。一個個都非常敬服。只見有一個西裝的學生。走了進來。把帽子一除。一隻手就往桌上一拍。道。范先生。你何不同我兩個人去刺死他。呢。樸安見此人來得突兀。遂道。請坐了細談。那人就往旁邊椅子上坐。

那知並不
是我同志
却要是找
人替死
哄動旁人
坐視成敗
可殺可殺

對樸安道。我叫林自棄。平日最愛打抱不平。最恨那貪官污吏。生就的一副毛躁性質。我本來這幾天見那汪秋的舉動。就想去刺死他。奈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找了幾天。竟我不出一個同志。今天見你這番議論。就知你是個有心人。所以我來同你商量。樸安道。我也正有此意。今在這裏遇見閣下。真妙極了。當時婁博古衆人。都拍手贊成。樸安就同衆人商量。如何一個刺法。有的說是應該等他出來的時候。突然走過去刺的。有的說是應該走到他家裡去刺的。紛紛擾擾。說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個法子。最後還是一個年幼的學生。說道。不如請他到番菜館子。或是戲園子裡。等他進來。就一鎗刺死。豈不便當。衆人都說有理。樸安又道。他見不相識的人去請。如何肯來。只聽那個姓林的說道。這倒不妨。我知道汪秋同魯念復狠要好。我們可以冒他的名去請。樸安又道。這兩枝鎗一時又到那裡去找呢。林自棄從口袋裡。

取出一枝光明鮮亮的手鎗。說道：我有在這裡。樸安道：你有了。我呢。婁博古道：你的也有。遂走到校長房中取了一枝鏽而且舊的古式手鎗。說這是去年一個朋友名叫霹靂火的。寄放在這裡的。現在有這種大事。借他一用。諒也無妨。他說完了這幾句。就將這枝鎗交與樸安。又說道：我也可以同去幫助你們。樸安道：那更妙極了。此時衆學生環立在側。靜請他們商議。鴉雀無聲。互相默視。頗有一種淒涼景況。再看那個范樸安。氣宇威嚴。越顯出他那一種慷慨激昂的神氣。只有那個姓林的手足戰慄。頗有點惶懼的樣子。姓婁的低眉合眼。像個已經嚇死的一般。大凡一個人到了生死關頭。自有這種樣子。那也不足爲奇。只聽范樸安又說：大事既已商量停妥。我們還是今晚行事呢。還是明晚行事。究竟預備在那一處請他。婁博古沉吟半晌。遲疑不決。林自棄奮然道：准明晚六句鐘。在倫敦路錦谷春番菜館會齊。我同博

醜態如畫

妙計如此
令人失笑

古在房內敵他。萬一有變。范君就在門外接應。說到此地。他的牙齒都震得格格。的響。樸安道。既然如此。我今且別過諸君。明日千萬不可誤事。婁林同道。那個自然。樸安把頭一點。揚長而去。這且不表。再說林婁二人。送了樸安走後。從復回到房中。子細商議。林自棄道。我們刺客可做死却不肯的。明日事成之後如何逃法。今日先要商量停妥方妙。婁博古道。可以從窻口跳下去。林自棄道。假使旁人知道是我做的事。警察不是要拿我麼。博古道。那個容易。我今天回去。就替你做一篇時評。刊在我們的報上。只說你因忿激與林鐵路之事。已投黃浦自盡。如此一來。旁人決不會疑心到你身上來的。林自棄聽着婁博古說了這樣的保險話頭。他想就是那警察署的偵探。也決查不出是我做的事情。喜的林自棄心花怒開。儼如已得生路。拍手大叫道。妙極妙極。急又說道。此刻時已不早。請你快去動筆。方可趕着明天的報呢。

婁博古答應一聲。纔慢慢的走回報館去了。原來這位婁大主筆。性情古怪。思想離奇。他生平研究一種空前絕後的學術。叫什麼讓學。他說這讓學的解釋。是議論讓我先發險事。讓人先做禍害。讓人先當逃時。讓我先跑。因此他今天要代林自棄先發議論。并要代林自棄預備先跑。既可以發揮自己的不平之氣。又可以保全林自棄苟全之命。豈非一舉兩得嗎。哈哈。列位想他二人見識。豈不可笑麼。俗語說的。刺客不怕死。怕死非刺客。不要說刺客不能怕死。就是怕死也不中用。中國小說上所說的。沒有劍仙的本領。總不能逃走。況且香港警察何等森嚴。防範何等嚴密。你從樓窻口跳下去的時候。他不能捉住你麼。即使幸而逃走。明明是你做的事。如何可以因報上說你死了。就賴到旁人身上去。這種三歲小孩子見識的人。也要想來做刺客。難怪他們刺不成的了。就只可憐玩死了一個范樸安。這是後話。暫且不說。

補此一段
分別英雄
之真假妙
極

嫖界志士

花叢豪傑

再說當晚三人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一時亦無從細說。總之婁林二人是只轉逃生的念頭。樸安一人只是想拚命的心。思這就是懦夫與壯士的分別了。却說到了次日傍晚六句鐘。范樸安身藏手鎗。氣忿忿的跑到倫敦路錦谷春門口。只見燈火輝煌。行人如鯽。車馬喧鬧。笙歌聒耳。說不盡的繁華景象。只有那個電燈。却是半明不滅。綠光慘澹于熱鬧之中。另現一種淒慘景象。范樸安在錦谷春左右。蹶來蹶去。等婁林二人。却是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到。正在等得不耐煩的時候。只聽得一陣皮靴聲音。急急的跑了過來。范樸安以爲林自棄到了。急忙迎上前去看。那知這人頭也不回。一直的望妓院弄內走了進去。再回頭一望。又只見有一個穿西裝的。同了一個人。已將進錦谷春。他以爲這必是婁林無疑。及至趕上前去。那二人却已走進錦谷春。只聽得那西裝的說道。今天我們叫那個妓女來陪酒呢。范樸安始知又

鬧錯了。心想：香海這班志士，何以這樣的腐敗。可見得林婁二人，真算得出類拔萃的人了。正在呆想出神，却見林自棄同了婁博古二人，慢慢的走了過來。後面還跟着一個不相識的人。彼此以目會意。林婁及那人，走進錦谷春。那人說要樓下房間。細崙就領了進去。林婁二人，走上扶梯。樓下帳房內，按了電鈴。樓上細崙，隨即接應招呼。請他二人在十六號坐下。送上菜單。林自棄要了一張請客票。上寫着：飛請蘇格蘭路汪大人。下具魯念復約。細崙就交給賑房。賑房隨即着人去請。這裡林婁二人，遂靜坐以待。但是二人心裡，都在那裡暗想：這事冒險已極。性命在呼吸之間。萬一有失，頃刻之間，多變做無頭之鬼。越坐越想，越怕。偏偏那汪秋又不即來。這二人想了半天，把這一腔熱血，都想冷了。把那一股盛氣，都想餒了。都是垂頭喪氣，好像死去一般。正是無可如何的時候，猛聽得細崙叫一聲客來。隨即有一個穿

雨個熱血
志士頓
時變了一
動對涼血
物

綴白裘演的羅衫賀喜一齣是爲婁林二人寫照林婁的血越想越冷

四方馬褂的白鬚老者，走了進來。他二人都急得一身冷汗，戰戰兢兢的伸手讓坐。那汪秋舉目一望，只見一個穿西裝的日本人，坐在主位。旁邊還有一個帶眼鏡，穿件破袍子的坐着，却都不相識。也並沒有魯念復在內。心中好生詫異。想要不坐。奈他二人只管在那裡讓。不好意思就走。只得在旁邊坐下。隨即拿了一枝筆寫着，問他姓名，并問他是何時到老大國的。林自棄一想，好了。既然他當我是東洋人，我就將錯就錯，隱瞞我的姓名。遂亦寫着回答道。聞得貴國人說足下聯獅賣國，勾結菩薩國。汪秋看了，不覺大怒。又寫道。並無此事。足下有何憑據。寫完了這幾句，起身就走。那林自棄拿腳踢婁博古，叫他動手。婁博古拿手拉自棄，叫他動手。兩個人鬧了半天，都不敢動手。那汪秋却已揚長而去。兩個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句話來說不出來。却說范樸安先在馬路上等那汪秋等了半天，不覺心焦起來，越煩躁，勇氣越

樸安的血
越想越熱

三個敗類
拚著六條
狗腿逃的
那得不快
倘然遇著
了捉狗巡
捕還要請
他們坐雙
轎車哩

往上冲。好不容易見一輛馬車。如飛而至。只見前後跟了兩個差官。一個老頭子走進錦谷春。他暗想好了。居然着手。那一喜真喜得非同小可。只是眼巴巴的望着上頭舉事。他就可以上去接應。那知等了半天。聲息俱無。他不覺詫異起來。忽聽得差官喊道。預備馬車。大人走了。他這一急。却又急得非同小可。也顧不得什麼。只得拼命的跑進錦谷春。迎上前去。走到半扶梯上。迎面遇着汪秋舉鎗就刺。那知措手不及。已被他的差官一手接住。隨即走攏多人。將他拿住。一時錦谷春中。鬧得翻天覆地。看的人圍了一屋子。二人及樓下那人見事勢不妙。早已一溜烟的抱頭鼠竄。逃得不知去向。這裡衆人以爲他三人必定帶有凶器。所以也不敢上前去拿。祇得任他揚長而逸。須臾警察到來。遂將范樸安帶到警察署中。警察長見事情重大。也不敢專主略問了幾句。茲將其當日問答之語。詳錄于後。

『警察長問道』你是否行刺的人。

『范樸安答道』是。

『問』你爲何行刺

『答』因汪秋聯獅賣國我替國人除害

『問』你知行刺之非。

『答』我知。

『問』你既行刺。何爲又不刺死他。

『答』我因爲在租界上恐有妨租界的治安所以不刺死他。

『問』我今放你出去。可好麼。

『答』這個主權在你我不能說但是你今日雖然放了我我將來得便還是要刺死他的。

問答既畢。警察長就命暫且收禁。愁雲慘澹。寒氣侵人。可憐這一個大膽包身。慷慨激昂的壯士。登時做了警察署的囚徒。那兩個懦夫却是逍遙法外。你說可恨不可恨呢。

第六回 事後餘聞牽連大眾 裁判定案獨罪一人

却說次早有偵探報稱。范樸安有家眷。現居金安棧中。警察長遂命值差巡捕。帶同樸安。前去拘捕。那知到得金安棧。豈料樸安家眷早已聞風遠遁。人影全無。巡捕遂將樸安帶回警署。樸安在途中遇着一個朋友。名叫莊隱年。也是個少年英俊。當世名人。平日接的多是英雄豪客。所以樸安也同他來往過的。那日隱年在馬路上閑走。忽然碰見范樸安。被警察押住在那裡慢慢的走。知道事情不妙。急急要想到警察署去。問個實在消息。無奈自己不通英語。恐探聽不實。就是叫那些門差傳話。又怕靠不住。正在急得無可如

百依中又
寫出一個
名人

何的時候。却好湊巧。碰着一個朋友。名叫黎鏡祥。他在毒文書社裡。當英文翻譯的。他的英語本是很好的。隱年當時見了。如獲至寶。拉了就走。鏡祥問道。到那裡去。隱年道。你且不必問。跟着我走就是了。鏡祥沒奈何。只好跟他去。及至到了警察署門口。隱年方把來此的原由。告訴了他。那位黎鏡祥。亦是個開通的人。就一諾不辭。莊黎二人同進警察署。走到寫字房。見過了警察長。說明來意。警察長說道。這范樸安。是個緊要重犯。現在秘密監禁。萬難許可。遂問他二人的姓名住址。莊黎二人。遂詳細的答了一遍。警察長詢問既畢。就命值差捕。將二人一併收禁。一面就派偵探。到莊隱年的旅舍中。搜查一切。黎鏡祥亟說。此事與我無涉。我是被他半路上拉我來的。我並不知其中情節。警察長詳細問了一遍。知道此事與他無涉。遂命值差捕將他釋放。暫且不說。再說那包探。帶了三四個印度巡捕。同到多福坊。莊隱年的寓所。

又引出了
一班武士

奧林的路
事忽從此
處補錄一
筆顯出路
事之重大

推進門去。其時隱年的兄弟。名叫逃年。正同范樸安的姪子范英卿。在那裡並坐閒談。忽見進來了一個包探。後面接着進來的。都是紅頭巡捕。正不知爲了何事。方欲詢問來意。早被印捕拘了起來。不由分說。就帶回警察署中管押。一面在寓所搜出。手鎗三桿。馬鎗一枝。鎗子半斗。遂一併帶回警署。一面就派了一個印捕。到多福坊看守房屋去了。却說莊隱年。有二個同鄉的至好。一個姓陸名仁章。是河東全省武備軍的統領。這時候。正從河東帶了四個武備學生。路過香海。再有一個姓湯單名一個渡字。此人是個留學生。爲着奧林鐵路的事。也在香海。這日隱年被警署管押。他們俱未得知。當晚陸統領。碰着了二個朋友。一個姓黃名振漢。是個威名嚇嚇的。還有一個姓章名博賢。也是個有名人物。他們故友乍逢。少不得要暢叙一番。就同到劇場觀戲。直至演畢。陸統領帶了四個武備學生。及黃章二人。同到多福坊來。

文人武士
名公豪客
色色俱全
可謂奇遇

樸安在鹽
局時就有
千個百
姓送他惜
他在香海
受判時就
有千條
眼線看他
敬他

樸安入獄
無哀乞之
狀尚不失
英雄本分

尋隱年。豈知推門進去。都被看守的印捕。一齊捉了去。湯渡不知就裡。次早起來。也去尋隱年。誰知亦被守門的印捕。捉了去。先後共捉了十二個人。這時候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香海的一班志士。沒有一個不是心驚胆戰。次早九點鐘。警察署遂將衆人。解到裁判所訊判。那時候看訊的人。何止千百。衆人到了裁判所。那千萬條看審的眼線。都直射在范樸安一人身上。看他是一身穿紫呢夾袍。元色湖縐直行棉馬褂。氣宇軒昂。絕無懼色。當時裁判官問了些口供。也沒有什麼頭緒。遂命下次再訊。那陸仁章却在警署中。遇着了。一個外國朋友。陸統領托他代打一個電報。請省憲保釋。當日香海官。接到了河東節度使的保電。遂即照會領袖領事。囑警署一併釋放。後來惟有范樸安一人。定了十年監禁之罪。范樸安毫無憂懼。慷慨入獄。西人憐他英勇。不忍令他做吃重的苦工。就叫他做些輕飄的手工。可見愛才之念。中外相

同。夢冲軍說到此處。已講得精疲力倦。在下已是聽得目瞪口呆。心酸淚落。亦不願再聽下去。刺客談亦就此結局。



新 世 界 小 說 社 廣 告

短篇小說叢刻 一冊二角四分

瓊林霽屑 八冊八角

世界豪傑談 四冊五角

春申江之新笑談 二冊二角五分

◎社會小說

上海之維新黨初編 一冊三角

上海之維新黨式叁編 一冊三角

天足引 一冊二角

◎政治小說

世界的尤物 一冊二角

◎義俠小說

刺客談 一冊三角

◎探奇小說

女人島 一冊三角

◎言情小說

戀愛之魔鬼 一冊三角

◎偵探小說

秘密會 一冊四角

◎小品小說

吞玉奴 一冊一角五分

光緒丙午八月下旬發刊

(刺客譚)

光緒丙午九月中旬出版

(定價二角五分)

母許復刊

著者 新中國之廢物

校正者 南營蠻子

印刷者 鴻文活版部

發行者 灌文新書社

販賣所各大書坊

